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四

時事上

古詩三十一首

兵車行

洙曰春秋有兵車之會語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王深父云雄武之君喜驅中國之眾以開邊服遠為烈而不寤其事乃先王之罪人耳此詩蓋號於漢以刺玄宗云師曰律詩拘於聲律古詩拘於語句以是詞不能達夫謂之行者達其詞而已如古文而有韻耳自唐陳子昂一變江左之體而歌行暴于世行者詞之遺無所留礙如雲行水行曲折溶洩不為聲律語句之所拘但於古詩句法中得增辭語耳此行為唐玄宗所作玄宗承太宗米斗三錢之後國家豐富後心一動遂貪邊功初用張九齡為相開元中號為賢君其後罷九齡用李林甫楊國忠之徒從事吐蕃吐唐之世吐蕃為患者玄宗實開其釁而已

車麟麟

鄭曰離珍切。洙曰秦國風有車麟麟。麟有馬白顛注麟麟衆車聲也列女傳衛靈公與夫人。三聞車聲麟麟

至關而止

夫人曰此蘧伯玉也王元長曲水詩序暢轂埋麟麟之轍馬蕭蕭

行人

行人弓箭各在腰。蔡伯世曰行人。耶孃妻子走相

送

彥輔曰杜元注云古樂府云不聞耶。塵埃不見咸陽橋。鄭曰

何觀曰咸陽橋即長安城外橋兵。牽衣頓足攔道哭。楚人

與蒲騷戰兵行父老牽衣哭于道。修可曰前漢楊惲報孫會宗

書頓足起舞。彥輔曰魏文帝見挽船士兄弟辭別詩妻子牽衣

袂落淚沾懷抱。王温舒頓足嘆後漢書百姓遮道說文。哭聲直

上干雲霄。洙曰孔德璋干青霄而直。道旁過者問行人。行

人但云點行頻。師曰點行者漢史謂之更行以丁籍點照上

或從十五北防河。師曰防河謂築。便至四十西營田。洙

防河營田皆役也顏師古曰營田如漢趙充國獻。去時里正

營田之策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寓兵於農之意。去時里正。洙



小為之里正與累頭擐甲○彥歸來頭白還戍邊洙曰還一作猶明

遠東武吟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韓駒曰古者及丁方裹頭

少年裹頭行役及歸來頭已白還又屯戍邊疆蓋言役使無已故

也洙曰後漢卧鼓邊庭主父偃傳古之人

川谷流人之血賈誼過秦論伏死百萬流血漂鹵○彥武皇開

邊意未已洙曰武一作我嚴助傳武帝好征伐西夷開置

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彥輔曰按道四蕃志關已千村

萬落生荆杞洙曰通典周文帝西魏計州二百十有一隋文帝

為太守大凡都府三百二十有八老子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

之後必有凶年選阮嗣宗詩堂上生荆杞蔡琰詩城郭為山林庭

宇生荆艾王粲從軍城郭生榛棘○唐曰落部落也○趙曰此記

漢以言之舊引通典置天下州郡誤矣然言山東者太行山之東

也昔言山東即古之晉地今之河北杜牧所謂山東言不得不在

是也○彥輔曰阮籍詩堂上生荆杞○師曰甫意以武皇喻玄宗

其後反叛山東二百州皆陷于賊無復唐有女亦殊不悔悟豈不

若武帝開邊縱有健婦把鋤犁彥輔曰健而耕則夫被征戍

把鋤禾生隴畝無東西蘇曰漢末喪亂禾與莠俱蕪隴畝入

行健婦持門戶勝一大丈夫○師曰疆場不修禾生隴畝不成倫

理故曰無東西也詩云衡從其畝謂一從一衡各有東西之辨傷

然不況復秦兵耐苦戰鄭曰耐奴登切又奴代切○洙曰秦

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師古曰能

讀曰耐○蘇曰白起曰燕趙勇敢秦兵勁銳耐戰戰苦不法陣陣

皆克勝故關中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

伸恨洙曰文元年傳江芋怒

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

急索租鄭曰索急責切○彥輔曰舊本云縣官云急索○洙曰

之縣官嚴助傳租稅之收足以給

乘輿之御前志衣食仰給縣官

租稅從何出蘇曰孔文舉

師曰唐置租庸調法租出穀庸出絹調出兵縣官索租甚緊欲給

師曰唐置租庸調法租出穀庸出絹調出兵縣官索租甚緊欲給

師曰唐置租庸調法租出穀庸出絹調出兵縣官索租甚緊欲給

師曰唐置租庸調法租出穀庸出絹調出兵縣官索租甚緊欲給

師曰唐置租庸調法租出穀庸出絹調出兵縣官索租甚緊欲給

師曰唐置租庸調法租出穀庸出絹調出兵縣官索租甚緊欲給

師曰唐置租庸調法租出穀庸出絹調出兵縣官索租甚緊欲給

師曰唐置租庸調法租出穀庸出絹調出兵縣官索租甚緊欲給

師曰唐置租庸調法租出穀庸出絹調出兵縣官索租甚緊欲給

師曰唐置租庸調法租出穀庸出絹調出兵縣官索租甚緊欲給

師曰唐置租庸調法租出穀庸出絹調出兵縣官索租甚緊欲給

師曰唐置租庸調法租出穀庸出絹調出兵縣官索租甚緊欲給

師曰唐置租庸調法租出穀庸出絹調出兵縣官索租甚緊欲給

師曰唐置租庸調法租出穀庸出絹調出兵縣官索租甚緊欲給

師曰唐置租庸調法租出穀庸出絹調出兵縣官索租甚緊欲給

夫出西之師民戶消耗无所從出况耕信知生男惡反是生

女好生女猶是嫁比鄰鄭曰比音毗○洙曰王粲詩万里猶

生男埋沒隨百舊引為王粲誤矣陳琳詩生男慎莫幸生女

草師曰生男入之所喜生女入之所賤此常理也今以生男為

得嫁毗鄰或時相見此皆君不見青海頭洙曰哥舒翰傳築

吐蕃至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郭元振傳青海吐軍密近蘭

城在青海西十五里古來白骨無人收洙曰蔡文姬詩城

荆艾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潘安仁關中詩肝腦塗地白骨交

託之以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洙曰悲

文二年傳吾見新鬼大故鬼小王元長策秀才云肺石少不冤之

劉安蟪蛄鳴兮啾啾○彦輔曰鬼言新舊傷死者未已也○修可

其故使吏按行問還言世亂時此地多死二若而骸骨不得葬寵

又聞哭聲左右報曰鬼哭○趙曰啾字王逸楚辭注曰鳴聲也閑

居賦管啾啾而並吹○師曰青海軍迫近吐蕃此邊地郡也昔文

王殯枯骨當世歸其仁今玄宗屢與吐蕃戰于青海兵敗死者不

### 悲陳陶

彦輔曰唐書房琯傳琯奉使靈武立肅宗因請將兵誅

入劉蕡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琯

自將中軍為前鋒○鮑曰天寶十五年十月辛丑房琯

及祿山戰于陳陶斜敗績外琯又以南軍戰敗績公

故有是詩○蘇曰琯之敗唐傳作陳陶斜杜詩作陳陶

未知孰是琯既敗猶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促戰遂

### 子孟冬十郡良家子

洙曰漢趙充國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

遇賊於咸陽縣之陳血作陳陶澤中水洙曰時琯用春秋

x

十乘馬步之既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皆震駭因縛藟縱火野

曠天清一作晴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為賊

胡歌飲都市都人迴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一云

悲青坂謀而成謀之未全而敢戰所以速敗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刁窰魯曰在岐州郿縣

黃頭奚兒日向西數騎彎弓敢馳突能彎弓尺為甲騎

山雪河冰野蕭颯青是烽煙白人骨冰塞長河雪

馬得附書與我軍刃待明年莫倉卒趙曰房瑄戰

新安吏王深父曰乾元二年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圍安慶緒

客行新安道安地名喧呼聞點兵見軍帖可汗大點兵

借借

借借

借借

借借

借借

借借

借借

借借

借借

借借

借借

借借

問新安吏縣小吏無丁府帖昨夜洙曰帖一作下次選

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

獨伶俜洙曰潘安仁寡婦賦少伶俜而偏孤伶音零俜無成單

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洙曰借一作

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取相州洙曰取一作至時九節日

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蘇曰吳起出兵不歸軍星散營

就粮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

亦輕洙曰女一作看此言子况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鄭曰郭

### 潼關吏

王深父曰安祿山反哥舒翰以潼關擊賊翰敗祿山遂  
陷長安其後收復長安頗增飾險此詩蓋刺非其人  
則關以奔之得其人雖舊險亦足以持不必  
衆而持無益也孟子所謂地利不如人和也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

潼關吏修關還備胡洙曰脩開要我下馬行鄭曰要

為我拍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

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蘇曰李工車云

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洙曰西女姑其萬長

哀哉桃林戰百萬

化為魚洙曰武成牧牛桃林之野注桃林在華山東西京詩左

薛曰右按潤州圖經城号鐵城城吳孫權所築杜牧潤州  
詩城高鐵危橫強弩文世說曰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

銘一人荷戟万夫赴担蜀都賦一夫守隘  
萬夫莫向作南子一人守隘千夫莫向

百馬之數可使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  
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哥舒翰  
突騎之數可使為魚哥舒翰  
為完仗所乘三節自相擠掛墜于河翰與數百騎馳而西歸為火  
被歸仁執斃於賊祿山為署翰司空諸將光弼等皆為書罪翰不  
死而後為文祿山所殺○即曰今肅宗既收復兩京儻  
不更選賢將事之成敗未可知也故甫有慎勿學之句

### 石壕吏

鄭曰壕胡刀切○王深父曰驅民之丁壯尺置死地而  
無意其老弱雖為閭左之成不堪也嗚呼其時急矣哉

暮投石壕東漢上之有石壕石壕即石壕矣村有吏夜

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

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沈曰之漁飛蓋遊鄴成王  
黎歌舞入鄴城魏都也

一男附書至沈曰一作到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昌曰太子陵  
曰陵言偷

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所有乳下孫孫有母

未去出入無完裙沈曰一作孫母未老嫗力雖衰沈曰  
文顯

得備晨炊沈曰史晨炊尊食○師曰特三節度屯兵於此以  
無虞慶緒兵敗無丁可抽故老嫗請起河陽之役以

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

老翁別

垂老別

四郊沈曰一作方未寧靜沈曰曲禮四郊多  
壘鄭大夫之序也垂老不得安子

孫障二盡沈曰障隆吾宗世業儒值此難  
亂子孫不慣操戈陣二皆尺焉用身獨完投

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沈曰  
一作

乾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沈曰左思詩長揖歸田  
廬酈食其長揖高祖老

老

老

杜甫集

又

妻卧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  
去必不歸蘇曰主父偃此行斷當不復歸矣吾吐詞與物多件還聞勸加餐古詩努力

飲古辭上言加餐食土門壁甚堅否園度亦難蘇曰史思明傳李光弼出土門收常山郡

郭子儀以朔方蕃漢二萬人自土門而至常山軍威遂振趙曰時土門本園設備以待史思明時思明已殺安慶緒自立為帝矣

與天寶十五載潼關既潰之後思明為安祿山女王門陷常山時事皆相逐勢異鄴城下縱死時

猶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蘇曰一作老端憶昔少壯日

遲迴竟長歎蘇曰鮑昭臨路獨遲迴萬國盡征戍蘇曰一作東征烽火

被罔繹蘇曰蜀都賦罔繹糾紛盧諶詩積死草木腥流血川原

文志太陵中一星曰積尸明則死人如山蘇曰衛流血川原

丹蘇曰楊子川谷流人之血原何鄉為樂土蘇曰詩適安

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蘇曰曹植詩哀哉

室十一王仲宣喟然傷心肝列子曰北宮子死其蓬居若腐厦之蔭

蘇曰張約過金陵回首淚不能止心肝摧折師曰痛念國家

急難征戍烽火句想不有吾豈能獨安不慮哉不敢盤桓義也

塌然傷別者仁也詩之意不忘仁與義此甫幾乎風雅之作矣

無家別王深父曰先王子惠困窮苟排其所不忍達

為作乎師曰甫詩言無家者蓋離別不成家計爾

寂寞天寶後魯曰天寶明園廬但蒿藜蘇曰衰亂園我

里百蘇曰一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

蘇曰一塵泥蘇曰梁竦賢愚貴賤一死皆賤子因陣敗歸

來尋舊蘇曰一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蘇曰王

飢腸空但對孤與狸豎毛怒我啼蘇曰若寒行能龍對



安一亦敢人情之戀故鄉如宿鳥之戀本枝也雖窮棲且安辭矣  
言人情之安土也唐太宗為太原父老曰飛鳥過故鄉猶躑躅况  
朕少小所遊之鄉里乎王正長人情舊  
鄉客鳥思樓故林顏延年刻意藉窮樓  
方春獨荷鋤洙曰陶

荷鋤倦○鄭曰荷下可切負荷也○蘇曰潘昂見陸機曰今天下  
三分兵戈騷屑吾當獨荷鋤山谷采芝木養此衰朽不復有意於  
世間  
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洙曰張景

鞞聲○鄭曰府移切  
雖從本州役曾曰盧諶詩肯謂鄉內顧

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紋轉迷家鄉既盪盪盡鄭曰

谿生我不得力蘇曰陳淑人言父母生我不得力吾試憑三終

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藜洙曰傷不得養父

中興勞來還定安集之而鴻鴈之民獲安其居今肅宗中興使民  
無家而至於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其視周宣之安民不亦厚顏也  
我觀南詩持政之美  
惡皆可得而知也

### 留花門

鮑曰按唐志甘州有留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鶻衙  
帳是年八月廣平王為元帥以朔方吐蕃同統諸兵討  
賊公逆知其善故言麥圍桑折卒曰花門既須留原野  
轉蕭瑟言其為農桑害也○趙曰花門即回紇之別名也

北門洙曰一作方天驕子飽肉氣勇決洙曰門一作方前漢匈

曰南有大漠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  
與漢鬪大關取漢女為妻最給饋酒糜萬石稷米五斛雜糴萬  
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又匈奴居北  
邊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而已矣  
高秋馬肥健洙曰前

射漢月自古以為患洙曰贊曰書戒蠻夷猾夏我狄是膺春

嚴尤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出有必征之者也矣應曰  
周秦以來匈奴為害甚烈然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四子講德論  
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強者也天性驍勇習俗犖悍老貫壯氣力  
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前飛鏃云云詩人所歌自

古患之詩人厭薄伐洙曰周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

蘇非室蘇家檢仇之故豈不曰戒檢仇孔棘至懿王曾孫宣王與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檢仇至於太原言遂出之脩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之贊曰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由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揚雄書曰然尚羈縻之計不羈制也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

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胡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誅曰王莽贊曰聖王之驅除云爾蘇林曰王莽為光武驅除也驅逐蠲除以待聖人也公主

歌黃鵠誅曰西域傳烏孫使使歸馬願得尚漢公主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曰必先納聘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

漢元封中遣江東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宮屬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為左夫人匈奴亦遣

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右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尊烏孫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

主悲愁自為計曰吾家嫁我女于一方遠託異國方烏孫王穹廬為室方痛為誓以肉為食路為糞居常土思方心內傷願為黃鵠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趙曰乾元元年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嫁回紇可汗故云歌黃鵠誅曰詩大車肅予不信有如皤日皎日皎台也我言連雲屯左輔

百里見積雪誅曰三輔故事馮輔也胡佐也左輔馮翊郡也趙曰此拍言回紇留左輔之為害也長戟鳥休飛蘇曰呂布曰長戟霜戈鳥亦不能飛度吳人何患耶哀笳曉幽咽田家最

恐懼麥倒桑枝折誅曰講德論收秋則奔狐馳兔獲刈則顛倒瘞仆驚邊机士屢犯芻蕘哥舒翰傳吐蕃至麥熟時率部眾至積石軍獲取呼為吐莎苑馬趙曰時殘害麥與桑故田夫懼之莎苑臨清渭誅曰

泉香草豐潔蘇曰王臻至漢陂愛其泉香草木豐秀遂編茅讀書精通二傳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撒烈誅曰一胡塵踰太行胡塵踰太行誅曰太行

驅車太行道也雜種抵京室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誅曰蕭瑟誅曰

範書始漢舊邦無取雜種王深父留花門亭云肅宗之復兩京籍回紇之師助焉雖幸成功而朝野更被其毒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以天子之尊推誠仗順集中國之智力滅一狂賊豈有不足哉不忍須臾之遲顧引勅虜入於腹心之地卒不為禍其社稷者

陸贄賀吐蕃抽軍不助討誅此亦此云

塞廬學王深父序云徹其西備而爭利於東莽所以固國者也

五城何迢迢

沈曰沈存中云延州今有五城說者謂舊有東西二城夾河對立商萬典郡皆長南北東三關乃知

天寶中有五城謂商始長非也鮑曰唐志延州延昌縣北有盧子關又夏州注長慶四年節度使李祐築烏延宥州臨塞陰河陶子

與塞盧子蓋五城名也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沈曰文六年知秦之不復東征城內

豈荆杞

沈曰阮嗣宗詩堂生荆杞

思明割懷衛

沈曰史思明雜種胡人也天寶十四年隨安祿

山反河陽懷衛盡陷於賊

秀巖西未已

沈曰高秀巖哥舒翰麾下將也後為思明為可東節度使降肅宗帝

也廻略大荒來

沈曰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崑崙

崑崙函

蓋虛爾

沈曰頃藉替秦孝公據崑崙之固師古曰崑謂崑山今

其無備

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

沈曰岐一作頃

塞蘆子歧有薛大夫旁制山賊起

沈曰一作頃近聞昆戎

徒為退三百里

沈曰蕭銑與衛人戰日退三百里盧關扼兩寇深意實

在此誰能叫帝閣胡行速如鬼

沈曰時官兵止知東討收復河洛而不知蘆子之可

塞公懼有乘隙而起者故有此作○

洗兵馬

沈曰收京後作

中興諸將收山東

趙曰山東河北也安祿山反先陷河北諸

思明等降而諸郡漸復矣故公云詩云中興也

捷書日報清書同河廣傳聞一葦

過

沈曰衛詩誰謂河廣一葦航之胡危命在破竹中

沈曰晉杜預傳今兵威已振譬如破

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

抵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

功

趙曰指言郭子儀也素為朔方節度使時專任子儀故云

京師皆騎汗血馬

沈曰汗血事身詩

迴紇餒肉蒲萄宮

沈曰張耳傳如以肉餒虎何益二輔黃圖曰漢有蒲萄宮○趙曰汗血馬出大宛蓋

胡馬也皆騎汗血馬以言回紇騎胡馬之多○沈曰餒肉出張耳傳如以肉餒虎何益則視回紇為虎以言強暴為患也○孝祥曰蒲萄宮見景龍文館記云中宗召近

臣宴東蒲萄園奏以宮樂謂此裂耳

已喜皇威清海岱

沈曰

禹貢海岱

常思仙仗過崆峒

沈曰玉元長策崆峒有順風姓青州

順下風騾行 三年笛裏關山月洙曰唐湯胡笳關下思卷笛

可娛之物臨風對月足快龍頭鳴○黃曰風月者平時萬國兵前草木風修可曰周王褒

漢地關山月唯有漢北前城雲也蘇曰趙肅成王功大心

萬國兵革振動如雄風偃草木其悲聲非一轉小洙曰文王小心翼翼時成王為元帥郭相謀深古來

少洙曰郭儀也司徒清鑒懸明鏡洙曰言尚書氣與秋天

杏洙曰指言僕固懷恩○蘇曰晏子歸謂諸大夫曰司寇氣論

禮本傳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收東京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江

子之以尚書為房瑄非是○劉曰按至德元載十月瑄用車戰以

敗二載瑄罷相卒瑄瑄邠州刺史舊注作懷因非是○秦曰據本

傳復兩京懷恩雖有功止詔加鴻臚卿其後乾元二年方召入為

工部尚書今公詩是收復 二二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

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彥輔曰張翰見秋風起乃思吳中

為江東 南飛覺有安巢鳥洙曰古詩越鳥巢南枝曹子建

步兵矣 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趙曰

孟德詩鳥 鶴駕通元曰

元年正月上帝授皇帝以傳國璽此時衣冠併入而定鶴駕通

矣故公今詩云紫禁紫宮之禁也蓋以紫微帝座得名鶴駕通

霄鳳輦備洙曰謝希逸以華紫禁○蒼舒曰右按漢宮闕疏

仙傳云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二

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來於此山上告桓梁曰告我家七

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

謝時人而去故後世稱太子之駕曰鶴駕宮曰白鶴禁曰鶴禁雞

鳴問寢龍樓曉洙曰一作虬文王世子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之

洙者曰今日安否何如○無已曰文選王融字元長曲水詩序曰

儲后睿哲在躬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肯注龍樓漢太子門

名也○安石曰沈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曰式常 攀龍附鳳

諸命允膺喜選博望之苑載暉龍樓之門以峻 勢莫當天下盡化為侯王洙曰楊子攀龍附鳳翼乘天

汝等豈知蒙帝力洙曰莊子曰帝時來不得誇身強關

中既留蕭丞相洙曰蕭何餉幕下復用張子房洙曰

魏不絕糧道 高祖

曰蓮籌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  
謝宣遠張子房詩婉婉幕中畫  
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

尺鬚眉蒼  
蘇曰謂張錫也蕭嵩薦之曰用則帝王師不用則窮  
在金山勝元發以布舟破巨浪出船巍然使人神嘗好个没典底  
○沈曰唐舊史云蕭昉與錫友善表薦之曰如錫者用之則為王

者師不用則幽谷之叟爾玄宗  
擢錫為拾遺不數年出將入相  
徵起適遇風雲會  
朱曰二

論成能感  
會風雲  
扶顛始知籌策良  
朱曰語顛而不扶  
青袍白馬更

何有  
定功曰庾信哀江南賦  
後漢今周喜再昌寸地尺

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  
朱曰

範書白環西獻  
祐矢東來顏延年歌巨地稱皇整天作主  
月毛毳來貢日際奉王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派  
復道

諸山得銀甕  
朱曰禮運山出器車注  
隱士休歌紫芝曲

安石曰皇甫謐高士傳秦世道成德消坑黜儒射四皓於是退而  
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遠迤靡靡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  
何歸駒馬高蓋其憂其大富貴之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  
又商洛隱地肺山秦滅漢高帝徵之不至深入終南山不能屈也

詞人解撰河清頌  
歐陽曰鮑昭字明遠元嘉中河濟俱清當  
時以為美瑞昭為河清頌○趙曰公詩言

此者是歲既收京而於七月嵐州合關河  
黃河三十里清如水蓋收京之祥實事也  
田家望望惜雨乾

鄭曰苦  
布穀處處催春種  
朱曰布穀鳴鳩也○趙曰楊惲

鳥淇上健兒歸莫懶  
晁曰時思明餘黨未殄故衛相等州  
城

南思婦愁多夢  
朱曰東山詩三章言室  
安得壯士挽天

河  
朱曰梁沈約詩安得壯士馳奔波後漢李元九歌安得壯士  
翻曰車○蘇曰蜀相劉文靜曰方今鼎足宇宙鏖居黎氓鳥

得五丁壯士挽回天河洗滌天下之甲兵車書一同凶  
器長不用皇天后土豈不知區區之誠哉孔明賢之  
淨洗甲

兵長不用  
朱曰武王伐  
約大雨洗兵

往在

往在西京時胡來蒲彤宮  
魯曰胡  
中霄焚九廟  
朱曰

九廟○趙曰彤宮天子之宮也天子七廟而王莽增為九廟今云  
九廟以其盛者言之也此篇首述明皇天寶十五載安祿山陷長

九廟以其盛者言之也此篇首述明皇天寶十五載安祿山陷長

安也雲漢為之紅解危飛十里總帷紛曾空洙曰總帷朝中素帷

也疚心惜木主一一灰悲風洙曰疚心心如有疾也木主神主也史記武王伐紂載木

行主而合昏非鐵騎清旭散錦驀洙曰一云蒙。鄭曰驀二東切驢子也。修可曰古

樂府紫駟馬由玉鞍繡纏踪金鞍覆錦蒙錦蒙鞍帕也賊臣表逆節相賀以成功是

時妃嬪戮連為糞土叢洙曰王昭君許音為當宁陷玉

坐洙曰天子當宁而立謝玄暉銅雀臺詩玉座猶寂寞舊注言吐蕃陷京邑則代宗事非是玉座帝座也白間利畫蟲定功曰

景福殿賦皎皎白間離之列錢晨光內照流景外疑張誥注曰白間牕也以白塗之畫以錢文猶言綺疏青瑣之類。師曰白間牕

宸也畫畫蟲畫難以飾之不知二聖處洙曰玄宗肅宗私泣百歲翁車駕既

云還楹角斂穹崇洙曰代宗自陝還先修九廟楹角廟楹也

載復京師也舊注又以代宗廣德元年十二月事亂之矣左傳丹楹刻桷也。師曰斂忽也穹崇高貌故老復涕

泗祠官樹倚桐鄭曰倚於宜切梓類。師曰守祠之官種此木將以興禮樂宏壯不如

初已見帝力雄洙曰時屢臻喪亂國力凋敝雖未及未焚之前而已見帝力之雄矣前春禮

郊廟祀事親聖躬趙曰此述乾元元年朝享于太廟有事于南郊也微軀忝近

臣黃曰甫為拾遺諫官得以親近天子故曰近臣景從陪羣公鄭曰景於景切從才

年吐蕃陷京師代宗幸陝是年子儀收復帝還京二年春身廟及郊新舊唐史皆不載甫官。夢符曰右按文選東都賦云天官景

從侵威盛容登塔捧玉冊洙曰玉冊冊文也義冕耿

聆舊本作耿非也聆蓋言聆金奏也我冕聆金鍾則奉祠者具法服也侍祠忠先露鄭曰而忠女六切慚貌

掖垣邇濯龍洙曰侍祠之官而暴露猶假濯龍門即宗廟未至全備爾。夢符曰右按後漢相帝祠老子於

濯龍宮以文廟為壇且飾黃金為鉤器設華蓋之座。趙曰得預其事者為榮其有合預侍祠而不幸先露所以慙而忠矣史有先朝露

以言臣之不幸也紫垣者紫掖之垣也濯龍池名也薛綜注載洛陽圖經曰濯龍池名故歌曰濯龍望如海河橋渡似雷天子

惟孝孫五雲起九重洙曰韓愈賀慶雲表按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

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鏡奩換粉黛黑是曰奩音廉盛也翠晉器又鏡奩也

羽猶慈矐慕無已時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

悲不能寐即按曆明日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降甘露

於陵樹帝令百官採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

中物感慟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趙曰鏡奩

乃供后廟神御之物也翠羽乃飾神御之物也出曹子建詩或拾

翠前者厭羯胡山陷長安後來遭犬戎蕃陷長安

俎豆腐汭曰一膾肉罌罌行角弓鄭曰罌房尤切罌新

文帝紀云十年夏六月未央宮東闕罌罌災崔豹古今注云罌罌

弄也罌者復也愚者思也言臣朝君至屏外復思所奏之事於其

下顏師古注云罌罌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罌

愚然一曰屏也又禮記云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注云屏謂之樹

今浮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矣按唐蘇鸚演義稱

罌罌織絲為之輕疎浮虛象羅網交文之狀蓋宮殿簷戶之間也

乃引文宗實錄云太和中甘露之禍羣臣奉上出殿北門裂斷罌

罌而去又引溫庭筠補陳武帝與王僧辨書云罌罌畫卷閭闔晨

開為證皆非曲閣屏障之意反以崔豹師古之徒為大誤又按段

成式酉陽雜俎稱上林間多呼殿棟楠護雀網為罌罌其淺誤也

如此乃引張揖廣雅曰復思謂之屏又王莽性好時日小數遣使

壞渭陵延陵園門罌罌曰使民無復思漢也又按魚豢魏略曰黃

初三年築諸門闕外罌罌為證反以鋒網之說為大謬余謂二說

皆通以罌罌為網則結繩為之施於宮殿簷楹之間如蘇鸚之說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曰王

節儉足朝野懽呼同

洙曰呼一作娛食貨志安民之道士著為本張景陽詩昔在東都時朝野多歡

娛中興似國初繼體如太宗端拱納諫諍

蘇曰趙襄子清穆端拱開

納諫諍計首之臣

和風日冲融赤墀櫻桃枝隱映銀絲籠千春

薦陵寢永永垂無窮

洙曰薦桃言奉宗廟無所窮極也○定功曰月令仲夏之月羞以含桃先

薦寢朝注櫻桃也漢惠帝出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春秋嘗菓方今櫻桃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唐李綽歲時記四月一日

內園進櫻桃寢廟薦訖頒賜各有差

京都不再火涇渭開愁矣歸號故松

栢歐曰使京師莫枕涇渭之民頓訟愁容得以歸號墳墓也

老去若飄蓬趙曰使信然歌行云千里飄蓬

無復根○歐曰惟南哀老若飄蓬然不獲還故鄉故自傷也

### 青絲

青絲白馬誰家子

洙曰樂府有白馬篇梁吳筠白馬黃金羈韉也南史侯景傳初大同中童謡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及景之叛乘白馬青絲以應讖

鹿麕豪且逐風塵

起

洙曰風塵多喻亂離也○鮑曰豈懷恩之反有從亂者也○趙曰風塵多以言征戰言盜賊而云逐風塵則乘此為盜者

不聞漢主放妃嬪

洙曰漢主放妃嬪也近靜潼關掃蜂蟻趙曰此公成約

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為塵粉期

塵粉期○洙

曰塵粉言破碎若塵粉也○趙曰告以必破正之證也○塵粉出莊子云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塵粉夫塵之為言若以為塵粉之為言散全物為屑舊注謂破碎若塵粉非是

未如面縛歸金

闕

洙曰如又作知欲其歸降天子也左傳克許許子面縛街壁萬一皇恩下玉墀洙曰

時降者皆受節鎮河北之患自此起矣○趙曰教以悔過歸命而庶幾皇恩寬宥之也此篇○蔡伯世曰以為五谷盜賊事其說是按通鑑廣德二年吐蕃入長安諸軍卒及鄉曲相賴相聚為盜丁巳以太子賓客薛景仙討之所以有殿前兵馬破汝時之句也

○師曰青絲為絡頭麗豪且逐風塵起謂祿山反不逞之徒皆起附為亂漢王放妃嬪喻肅宗誅楊貴妃斥宮人也近靜潼關掃蜂蟻

掃蜂蟻然殿前兵馬乃神策軍天子親征羣盜望風而敗恐碎若

塵粉不知前期背縛歸降京師尚有見赦之理時賊黨來降帝復授以節鎮終唐之世藩鎮跋扈者蓋由此也



近聞

近聞犬戎遠遁逃

洙曰說文解字曰赤狄本大種也故字犬子匈奴聞漢兵大山老弱奔走歐玄由產遠

道逃蕭望之白狄道逃窟伏

牧馬不敢侵臨洮

洙曰臨洮郡名也賈誼過

秦論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蘇曰班超鎮西

渭水逶迤白

日淨隴山蕭瑟秋雲高

趙曰選有紆餘

崆峒五原亦無

事此庭數有關中使

洙曰言通知也。趙曰突厥通好也或云回紇等不附吐蕃亦遣使中國其說

亦似聞贊普更求親

洙曰贊普吐蕃也。夢符曰右按唐吐蕃傳其俗謂強雄曰贊大夫曰普故號

君長贊普今西域有錢浦者即贊普之聲訛而為錢浦也。趙曰先帝昔嘗和親以公主嫁贊普矣吐蕃本西羌屬其俗謂強雄曰贊大夫號君 勇生和好應難奔

漁陽

彥輔曰時祿山平以雍王遙領范陽盧龍節制而不出閣。趙曰按通鑑十月以雍王遙為天

兵馬元帥舊注以雍王受節制而不出閣非是

漁陽突騎猶精銳

鮑曰光武曰吾聞漁陽上谷突騎天下精

引漢光武謂馬武曰吾聞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又引唐六典注蔡邕曰其異州強弩幽州突騎天下之精也其說是 赫

赫雍王都節

洙曰一作制猛將飄然恐後時本朝不入非

高計

洙曰祿山已破而朝廷不能革其積敝復以盧龍授蕃鎮故李懷仙朱滔之屬得以跋扈竟不為朝廷所有也。蘇

曰李靖西羌犯塞若不深入虜庭擣其巢穴實非高計。趙曰按編年通載十月雍王遙大敗史朝義將以汴州降十一月薛高等

皆以五州降是歲公在梓聞雍王之勝尚聞河比猶未有入朝者故告諭諸將等飄然而來已為後時而乃不入本朝豈高計乎舊

注殊不考按乃云祿山已破而復以盧龍受藩鎮故李懷仙朱滔之屬得以跋扈非也按朱滔反乃是德宗建中三年李懷光反乃

是德宗興元元年以雍王遙李懷光為祿山北築雄

武城舊防敗走歸其營繫書請問燕吏舊今日何

須十萬兵

洙曰按新書言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遂乃築壘范陽北號強武時兵積穀。趙曰魯仲連繫書約

矢以射聊城中也此篇上兩句舉往事以徵警之也言祿山初為走計而竟不保耳

黃河二首

鮑曰黃河北岸海西軍胡人高鼻動成羣謂吐蕃入寇舊注謂祿山非也黃河西岸是吾蜀鄭公軍也謂當狗之戰舊注謂明皇肅宗非也

黃河北岸海西軍推鼓鳴鐘天下聞鐵馬長鳴不知

數胡人高鼻動成羣

洙曰祿山之反皆漁陽突騎及所養同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并誘置諸蕃

皆胡騎也○趙曰黃河之北大海之西則河北一帶之州郡也此篇言推鼓鳴鐘躡面如此至使胡人動成羣而來斯乃罪其不能致力於禦禦之乎李陵重報蘇武書云吟嘯成羣聽之不覺淚下

黃河西岸是吾蜀欲須供給家無粟願驅衆庶戴君

王混一車書弃金玉

洙曰特明皇在蜀肅宗起靈武○趙曰此篇憫蜀人困於供給而終之以願君

王之無侈靡也如傳云不寶金玉之義

自平

詩話

十七

自平宮中呂太一

洙曰呂太一代宗時為廣南節度使遂刺史張休而反○蘇曰自平宮中呂太一出

莫曉其義而妄者以謂唐有自平宮偶讀玄宗實錄有宮中呂太一叛於廣南故下有南海收珠之句○定功曰宮中當作中官見

舊唐史

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翡翠稀

洙曰時

賦不上

復恐征戍干戈密蠻溪豪族小動搖

蘇曰蘇漸今黔

旋亦虫兒小有搖動亦須數年不止兵革日平

世封刺史非時朝

洙曰時溪洞亦世酒歸順者皆出

授刺蓬萊殿裏諸主將才如伏波不得驕

趙曰言汝輩才如馬伏波

可以辦征南之事而輒不得驕悍也○師曰東坡嘗云讀杜詩不識太一之義及覽拾遺見有呂寧為太一宮使領廣南節度使刺史張休而叛乃曉太一非人名宮號也廣連亦洞守官者不務攘輯則羣蠻相率而叛珠璣犀象翡翠之類所以不來貢也自平呂

太一之後節制者得其人是以南海收珠凡三載矣近來供貢稀少復恐鎮守者不能廉柔妄舉兵征誅羣蠻不復來貢矣

唐太宗之時應溪亦虫來歸者皆封刺史不以時朝不比內諸侯姑務羈縻而已是以亦虫洞畏威懷德蓋太宗時諸將之才率類馬援

故不敢驕慢恃命傷今不然昔漢馬援為伏波將軍羣蠻畏服

歲晏行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雲中漁父天寒網罟

凍莫徭射鴈鳴桑弓定功曰隋地理志長沙郡雜有夷蠻名曰莫徭自言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為名

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則傷民穀

傷農則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軸茅茨空洙曰言在位者不知為政

但厭酒肉而已詩大東小東國困於役而曰杼軸其空注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然也楚人重魚不重

鳥洙曰一作肉蘇曰風俗通云吳楚之人嗜魚豢不重禽獸之肉汝休枉殺南飛鴻况

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洙曰唐制授人以口分田者丁歲

納粟稍謂之租用人之力歲不過二十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往日

用錢捉私鑄今許洙曰一鉛錫和青銅刻泥為之最

易得好惡不合長相家洙曰唐制盜鑄錢者死沒其家屬至

形號公鑄者為官鑄錢師曰長相蒙謂上下相蒙蔽無復糾察也萬國城頭吹畫角此曲

哀怨何時終

蠶穀行

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洙曰時盜賊充斥天下皆用兵也

焉得鑄甲作農器修可曰家語載曰曰回願得明王一寸

荒田牛得耕牛盡耕蠶亦成不勞烈士淚滂沱男

穀女絲行復歌洙曰揚子雲言政之思數而以男子煎婦

矣趙曰烈士見平日牛不得耕又蚕無所成則涕淚滂沱今也見牛耕而男穀蚕成而女絲則喜而行歌焉乃主烈士言之也舊注引揚子之說自為昏惑師曰時寇盜滿天下男廢耕女廢織故傷今而思古

折檻行

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洙曰房玄齡魏徵也唐書初太宗為

秦王既平天下乃銳意經籍於宮城之西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於是杜如晦房玄齡並以本官兼弘文館學士圖其形狀且顯爵士命褚亮為像贊藏之書府號十八學士給五品珍縵分為三番更直宿于閣下預入閣者時人謂之曰登瀛洲

襟胄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朱曰時方貴武而感文也。定功曰魏寵德每

戰每陷陣與關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常乘白馬羽軍時謂白馬將軍若雷電則言馬之駿驟大意言武人之寵幸故其威勢如此

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朱曰朱雲請上方斬馬劍以斬佞臣張禹

帝怒將雲下欲斬之雲攀檻檻折後欲理檻帝曰勿理故以旌直臣也。修可曰左太冲魏都賦造文昌廣極棟宇之規稊題黠黠

階階嶙峋注嶙峋高也。鄭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日嶙離玲珣思遠切深崖兒

容直臣朱曰憲師德宋璟也言互以正拔為心張嘉貞代璟為相閣堂按見其危言謹議未嘗不失声歎息也

###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蘇曰陳秀漂泊西平秋月自嘆鴻燕皆歸天邊老人尚困逆旅悽愴日暮

東臨大江哭隴右河源不種田胡騎羗兵入巴蜀朱曰

大晉中吐蕃三道入寇誠其衆曰吾要蜀川為東府連陷郡邑而士庶奔亡山谷。趙曰廣德元年吐蕃陷隴右而河源不種矣十一月陷松維保三州則八邑蜀矣。

洪濤滔天風拔木朱曰洪濤滔天言民罹昏墊也項王圍漢王大

前飛秃鷲後鴻鵠趙曰鷲音秋水鳥也九度附書向洛陽

十年骨肉無消息師曰南客居天邊遣兵馬之亂歸鄉不得寧不悲傷時吐蕃分為三道入寇一自隴

右一自河源一自巴蜀田畝廢而不耕蜀中騷動故甫思欲附鷲鷲鴻鵠奮飛以歸鄉蓋有所不得也洪濤滔天風拔木喻天下兵革不寧民罹墊溺之患也秋鷲九頭鳥

### 大麥行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朱曰見崆峒小麥熟注東至

集壁西梁洋朱曰集壁梁洋皆蜀地州郡谷問誰腰鎌胡與羗趙曰此

豈無蜀兵三千人豈無蜀兵三千人朱曰二云千人去部

領辛苦江山長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還故鄉

豈無蜀兵三千人豈無蜀兵三千人朱曰二云千人去部

師曰古詩云小麥青二大麥枯誰當獲者婦与姑大夫何在西擊胡  
集壁染洋四州名時吐蕃入寇四州之民皆奔富山谷腰鎌獲麥  
惟羨与胡而已時杜鴻漸以蜀兵三千遏賊衝突江山險澁  
士卒至有介胄生虫而不得休息者故云部領辛苦江山長

### 苦戰行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

士蘇曰牛繪戰死張光嘆曰天下未安兵戈尚尔遽失壯士仰天  
悲悼○趙曰伏波漢馬援也吐蕃去冬陷松維保三州則干戈

豈便使我歎恨傷精魂蘇曰山濤曰愁中散就誅  
息邪使我失精神歎憤而已去年江

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

看雲淚橫臆鮑曰謂段子璋戰遂州時公与此事送別江上今  
其人死矣故有感而作遂州在涪江少南故云江

南也○趙曰傲李陵与蘇武詩曰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昇營  
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師曰漢馬援為

伏波將軍嘗云大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唐馬璘讀漢  
書至此嘆曰使吾祖勳業墜地乎時馬璘与吐蕃戰没失国家壯

士甫是以傷之去年江南討狂賊謂於涪江之南討段子璋之乱  
也時甫与馬將軍訣別把臂今傷其死狄仁傑嘗望白雲孤飛曰

吾親在其下甫張望去年別處  
見雲飛故思其人而淚下橫骨

### 去秋行

魯曰時段子璋反於東川

去秋涪江木落時臂槍走馬誰家兒蘇曰王宏見陸景  
曰彼陣前臂槍走

馬往來返逐者誰家小兒得如此俊偉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

歸朱曰見部曲  
異平生注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稀

鮑曰上元二年四月劍南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陷絳州遂州刺  
史嗣號王巨死之節度李奐奔于城都故詩云遂州城中漢節在

蓋傷之也○趙曰意兵敗績而戰場冤冤每夜哭空天令野

營猛士悲師曰部曲行伍部有曲昔漢蘇武使匈奴凡十九年  
留匈奴中行卧常持漢節時馬璘死於吐蕃持節而

死巴人屯守遂州城外吐蕃兵  
攻遂州巴人死盡故云巴人稀

### 光祿坂行

山行落日下絕壁西望千山萬山赤洙曰山一作水謝  
靈運日落山照曜

樹枝有鳥亂鳴朱曰一作棲時暝色無人獨歸客朱曰謝靈運林

整斂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射鄭曰食良亦切安

得更似開元中朱曰一云開元年鄭榮傳信記云開元初上勸精理道不六七月天下大治安西諸國悉

平為郡縣行者不囊擢上猶楊厲未已道路即今多擁隔朱曰白日賊多翻是長弓子弟○鮑

曰按崔寧傳寶獲初蜀亂山賊乘險道路不通與此詩合

### 北風

北風破南極朱曰北陰也南陽也北風破南極朱鳳日威朱

一作垂朱曰喻君子不得志洞庭秋欲雪鴻鴈將安歸朱曰喻

盛而君子無所歸也○蘇曰諸葛瑾曰方今南北鼎沸東西兵革不止真真之鴻鴈吾與汝將安歸○趙曰南極所以言楚地北風

破南極而鳳威垂洞庭秋雪而鴻鴈安歸此言值時如此於是乎失所也威垂無氣象之貌非惟舊注穿鑿而近有東溪先生云北風悲燕謂寇來自北故以為况不知此詩乃大曆三年作也言吐蕃則可豈可更言燕寇之亂王室乎又豈有寇自北來之事乎恐

感後字不得十年殺氣盛六合人煙稀朱曰言殘敗也○蘇曰劉述曰強秦

既衰喪走中原劉項並起兵如沸海人煙稀少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朱曰漢初老隱

者也○蘇曰漢初老因結之徒也龐德公云時清物阜吾亦茹芝木○趙曰自天寶十四年至此十三年矣而云殺氣盛則舉其大數曰嵩山四結避秦之亂方漢之初可以出矣而借茹芝焉則以畏禍之心未能已也

### 客從

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珠中有隱字欲辨不成書

趙曰北言珠從來不易得其中若自言之若蓋泉客珠事任昉述異記海產鮫人室水居如魚不發機織其眼泣則出珠鮫人即泉仙也又緘之篋笥久以俟公家須開視化為血哀今

徵斂無趙曰必用泉客珠言其珠從眼泣所出也至於化為血矣猶慮公家之徵斂而無以供之頃與蔡伯世同定此

詩乃為潭州作而東溪先生以為安史之際不知安史至是已滅七年矣大非也○師曰此詩寓意公家徵斂而索其所無有之物

詩云俾出童殺是也

白馬

白馬東北來空鞍雙貫箭前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

近時主將戮中夜商

朱曰商或作傷

於戰

蘇曰張儀欺楚止以商於之地也鮑曰商州也

崔蜀楚世家注在今順陽郡南鄉用水二縣有商城在於水中乃知商於為商州即張儀欺楚王之地也

○蔡伯世曰乃潭州詩主將謂謂崔薩也公自潭州如長沙而逢亂按九域志衡州北至州界乃潭州以公自南而北言之則所見之

馬為東北來矣東溪先生誤以主將之戮為祿山之亂而又以喪白非戰馬昔侯景之亂舉軍皆白馬青袍而謂非戰馬可乎

亂死多門嗚呼涕如霰

趙曰商於當作傷於按商於山名在魏州與此潭州之亂无相干斷

不可與出原九歌哀郢篇云涕淫淫其如霰○詩曰江文通雜賦詩云日暮浮雲遊陸千溪如線梁簡文帝述霸賦孟夏守節雄風吹旬晚解纜平鄉津涕淫淫其苦霰商於楚地此詩始為永王瑒發於楚而作故有中夜商於戰之句

始為永王瑒發於楚而作故有中夜商於戰之句

三絕句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

鮑曰崔寧傳所書山賊也前年渝州

殺刺史謂段子璋陷綿遂今年開州殺刺史謂徐知道之反有東亂者開去成都遠不知其故史不書失之

羣盜血相

隨劇虎狼

趙曰張士而陽云賊盜如豺虎

食人更肯留妻子

師曰步將吳璘

殺渝州刺史劉卞以反杜鴻漸討平之又部卒翟封殺開州刺史蕭崇之以叛楊子琳討平之兩川盜賊乘隙而發虎狼喻盜賊也劇甚也甫疾其上下之分以為甚於豺狼是以有吳楚之游

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殘一人出駱谷

蘇曰十道至云駱谷道西南界入洋

州路蜀將姜維出駱谷圍長安即此也屬蓋屋

自說二女誓

臂時

洙曰世說趙飛燕姊弟少貧微及飛燕見召與女弟齧而別

迴頭却向秦雲哭

日蜀亂勸盡用聞其說自傷妻子皆幸免是以回頭望蜀而哭痛斯民之不得其所也

其所也

殿前兵馬雖驍雄

鄭曰驍堅堯切

縱暴略與羗渾同

洙曰時神策軍

橫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師曰吐谷渾西羗之種也殿前

兵馬乃王師王者之師奉辭伐罪以吊其民秋毫無撓時天子命  
輕以三千神策軍彈壓蜀中之亂奈何神策軍橫恣虜掠婦女  
其殘暴更甚於秦漢百姓怨之甫傷朝廷政治不明縱使  
殿前之兵搖動良民若此豈所謂王師吊民伐罪者乎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十四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十七